家禮源流

卷

往復書

左議政李頤命所 啓設副提學俞棨乃
仁祖朝侍從臣而在
先王朝久長經幄之任 國家之倚仗可知矣雖未
及大用士論甚惜其經術禮學罕有其比先正臣宋
時烈宋浚吉亦甚推許與之同事曾於閑退之時用
功於禮書作為家禮源流一編 其書上自儀禮至漢
唐宋以来論禮者為源朱子以後先儒之說為流攷
据該備而尚未刊行誠為可欠俞棨之孫相基時為
龍潭縣令欲為刊出而邑力甚薄姑未始役云此書
若使刊行則其於公私禮文俱有所益分付全羅監

司準備物力使相基校正開判何如

上曰依爲之

癸巳五月　日

癸巳往復書

答尹仁卿 拯 書

歲將窮矣旅思杳然未嘗一日不在魯峯石湖之間也憒翰遠至披審侍奉餘學履增迪慰倒良深源流始功尤喜望專精着力成就大編俾令未死之前得以寓目幸甚 戊戌十一月十二日際全書載文集

與尹汝望 文擧 吉甫 宣擧 書

吉兄前冬一宵話亦極幸也多少更何縷及仲叔僉侍及龍西老兄前不能各申望同照仁卿子上諸從前氣短不能遍及所以奉託者雖死後想必聞之矣不宣 甲辰二月初七日宗

祭全書載文集

公遂築室于麻霞山下為作一書齋名之曰山泉公自為記以揭之曰以講學敎人為事以禮書多門有難領會乃就文公家禮立綱分目而取古禮經傳及先賢禮說併東方諸儒先論著文字類附於逐条之下名之曰家禮源流如鄉射鄉飲酒等儀使諸生講而習之一家冠昏之禮一依文公禮參酌古今而行之士友之在近者招邀講說甚有文會之樂美村尹公宣擧所撰行狀全文載文集附錄

公所著有江居問答家禮源流麗史提綱詩文若干卷藏于家丁未尤齋宋公時烈所撰墓表載文集附錄

公所著有文集十卷麗史提綱家禮源流江居問答藏于
家戊申左齋所撰神道碑載文集附錄
至於節文儀則吉凶常變亦嘗講究靡遺作為一書儘有
功於禮門請建七山書院疏疏頭趙始昂製疏趙持謙全疏載文集附錄
麗史有綱文獻足徵禮書窮源疑文可訂門下生外從孫崔世慶祭文

答俞比安命興書

久阻音信正切雲樹之戀忽承惠札如獲一晤仍審旱
炎關履清裕尤以為慰公佐西行後未得消息亦方懸
懸矣承知齋况安穩極可喜也此遇暑益昏昏漸成盲
聾兄弟相對悶旱憂饑而已無可道者隔江相望無由

源源悵如之何餘萬揩眼作字不能一一所希正熱對
時加愛謹狀
家禮源流在此中者是後來添刪修改者也無當初草
本所謂或問愚答云云兩款未知在何卷何事耶源流
所載皆引先儒所述或是輯覽中問答耶幸報公佐使
之詳示如何所謂宋按者乃龜峯說也此中本則皆改
作龜峯矣辛巳五月十日拯拜

與俞龍潭相基書

炎程行後之餘氣況何似還任定在何日耶刊冊事累
日反復思之初本乃四卷此中本乃七卷自 朝家特

命刋出事體重大既以初本請刋則私以此中本送刋
實所不敢且恐有人言此不可不慮也勢當終歸於以
初本入刋未知終如何恐君歸路或不能復過故委伻
仰告服所持去此中草本及初本四卷幷送之如何雖
以初本入刋此不可不一閱付送於此便幸甚歸路若
不甚忙切望更枉餘姑只此謹狀 癸巳閏五月二日服人拯拜

意外伏承下書就審日間體中平安伏慰區區冊事及承
下教始審曲折大抵此冊雖有彼此本詳略之別而本非
二書也固當以完本入刋固已料感意所存而果許刋行
極以為幸追承下教缺然失圖左相亦曰門下添補完備

無漏必以此入刊云云此固至公之心也恐有人言之敎寧有是耶只當以當初之成書曲折更報左相因校門下最後完本及時入梓之地如何且其陳達也不以四卷為言則又何有相礙之端耶還次之後即當以此意稟議左相而亦自門下裁節備及最初委折如何如何家藏初本既非全書續錄未脫藁故耳則決不可以此入刊伏乞許其完本俾不蹉過如何家藏四冊所惠五冊幷依敎送呈耳始擬更進承敎猝聞衙中有病行色甚遽未免徑歸尤極瞻鬱心亂姑不備

閏五月四日 俞相基再拜

昨承復札方企佇矣書來審以衙內病患忙還悵缺之

餘無任奉慮刋冊事吾意本如來教雖或有後來添補
本非二書左相之言亦可為據故初不以為疑矣行教
之見以為必有人言且人知此中之干涉則必有不悅
者嘗試之患云其所過慮亦不可不慮故昨書奉告者
以此也行教以為既始後之後或有人言而還輟則不
如先事慎審之為得故方商量而未定矣未知終如何
左相前行教欲作書稟議而吾則椇煩姑不能直遂矣
盖此事本無彼此有何疑嫌而直以世道如許憂慮多
端故不免有此等次且良可嘆也　榻前陳達說話未
知出於朝報舉行條件耶尚未得見且俟左相前往復

後追後更報爲計所送兩帙謹受當更閱後奉呈耳餘
姑只此唯希行役後加意愼護衙內所患亦遄得和平
謹謝狀閏五月五日拯拜

龍潭倅昨自洛還過言家禮源流因執事陳白有令湖
南開刊之 命且傳執事之教使取此中本入梓云不
勝惶感之至蓋在此中慾有難處之端不敢不私禀蓋
源流之編實在於壬午癸未年間祖考與市翁山泉齋
中連榻之時所共對討互相手寫而成之者也市翁爲
務安倅時持去謄出一本自看而手寫之草本則還於
祖考矣厥後在市翁本則市翁不能復閑居故不復繙

動而此中本則祖考不住修正其所添補改定者比初
本不啻十之四五矣以此草本則爲四卷此中本則爲
七卷多少之懸殊如此矣以當初共編之故祖考撰市
翁行狀以此書爲市翁所爲而以後來完本成於吾家
之故世傳爲吾家書祖考身後挽誄及行狀章疏皆及
此書矣人以一書之屬於兩家爲疑而其事實如許矣
蓋以書言之固無彼此之殊而詳畧之不同如此執事
所達既不詳及此等曲折則私家文字自 朝家命刊
既是特異之事事體重大今別無 朝命而自此私出
此中本使之入刊不但於私義有所不敢實恐致人言

不難反復思量不得其所處之宜且念執事以市翁書為言故人無異議若以為出於此中則其無意外詆訾之患亦不可必比來私憂無慮不生也今若只以龍潭倅今行所持去謄本四冊者入刊此中本則姑為藏置似為便穩而無害於公私耶喪禮備要亦有前後本似無大妨而又恐不免有彼此之嫌或有悠悠之口舌也未知何以則為可耶伏乞將此數段所禀深加商量明賜指教如何龍潭倅言欲送人更禀故亦不敢自外敢布腹心悚恐無已

此即上左相書而姑未送兄若專伻使之來此受書

以去如何此是實事而慮兄之或未悉玆以送呈兄
意如有未穩乞示之欲待兄評並付者亦有所思如
何 尹韓山行教所 示上左相書

上尹相書

伏未審近日炎雨體中若何伏慕區區源流事不幸不幸
下書中有曰吾意本如来教雖或有後来添補本非二書
左相之言亦可為據故初不以為疑云而今見長文令監
上左相書則不無慨然之意畧有所復幸下覽回教如何
鄙家四冊别無更閱之端故持来次委評餘祝蒸炎體履
萬福 閏五月九日 俞相基再拜

即承惠札得審還官後政履珍勝無任慰仰源流事聆
得左相書問及此書本末似已有辭説矣不得不作答
以送其草呈上行教所過處者只恐不免有人言或有
意外之事而已非有他意也見左相所答則無起矣原
本四冊謹還呈拯僅依聆惠清蜜及米食良荷良荷比
来厭食益甚多以此代晩飯而患蜜之難繼矣有此勤
念愧戢無已時熱已極惟希加護謹謝狀上 閏月十二日服人拯
拜

聆者公佐過宿言家禮源流之冊因執事陳達於 榻
前有使湖南刋出之 命云方不勝惶感之至茲又承

詢問此書本末豈執事未曾詳耶盖此書本市翁與先
人在錦峽山泉齋時對案共討互相手寫而編成者也
市翁之宰務安也携去謄出一本而其手寫之草本則
還于先人矣厥後市翁還　朝不能復閒居故於此書
不復有所筆削而先人則不住修正或刪或添或移易
上下其所改定者視初本不翅十之四五矣此所以公
佐所藏謄本與此中本多少有不同者也其後先人又
以所添太多為煩使之要刪故不肖則只就加刪節而
已所補則無幾矣前後曲折如此委詢之及不敢不略
陳以備照察公佐又傳執事所教使之議於此中取此

中本而刊之云此書初無彼此雖詳略不同只是一書耳謹欲依教而行之矣但行教之見別有所過慮者欲與公佐商量擬專伻具稟矣適承此俯教渠遂以所具別紙呈上惟執事諒察而指教之則幸甚尹相所示上左相書

與尹韓山行教書

伏惟即日令履如何仰溯仰溯所示上左相大監書亦奉覽矣令以為實事如此而慮吾之未悉云故畧以令監之未悉者復之令猶少年也兩家故事令何以知之記昔甲辰之春祖考力疾扶坐作告誌書於石魯尨春諸先生且舉明齋先生姓名而曰源流補遺曾已屬某云伊時不倭

雖未知何書而心竊識之及見家藏四冊而後始知為祖考所編而屬之門人者也追念昔言有以見祖考公平不私之心也先生見吾每曰市南先生託源流卒功而尚未果云者非止一再而數十年來不復聞此教則是書已完矣不佞每禀此書可刊之意於先生則荅曰既有家禮輯覽則源流可廢云而然猶禀白於左相大監者以為其素知此書故也今之上左相書有曰兩家共編又曰世傳為吾家書則又何引備要為耶抑求之古人果更無此書之援例者耶不佞自京過禀之日先生教曰凡事公則一私則多歧即推後本於萬梅借去處而來快許鋟梓而令葷

中寢之豈以為序跋中若叙其前後詳略之由則猶爲其
不專為令家書而然耶令所留初本今始得見之立綱分
目祖考筆也至於小註始互有兩祖之筆固不敢以筆之
多寡有所妄論而行狀中全以是書之編歸之我祖者非
後人所知也且祖考戊戌年與先生書曰源流始功尤喜
望專精著力成就大編俾令未死之前得以寓目幸甚太
抵今日事祖考有知不過莞爾而笑也先生之追加爬櫛
今許入列者夫何間然而令必欲遂之其意有在而且或
以世人既認為令家書故別有所難之者耶令所云人言
罔極謂我難安者猶幸矣自惟不肖劣弱奚至於難安而

已但上達之事枝節如此尤死罪也鄙家四冊有何可考
而必為索覽也今可還之餘不宣伏惟令察 閏月九日相基
匪意伏承崗伻惠書憑審歸稅後啟候平安仰慰無已
弟親候粗安宅無可言滿紙縷縷奉讀未半不勝慨然
弟之與左相書有何可怒之事而兄之辭氣乃至於此
耶弟之有書於左相者以其私家文字 上達請判既
是特異之事而陳白之際全沒事實為未安又 筵奏
如此而使兄取此中本以判在弟家實有多少窒礙故
具首末曲折以相議者也書辭實無一毫不實不誠之
端所以奉議於兄者亦以兄亦後生似不詳當初事實

故欲因此而知之也令乃起怒之至此實是意外也噫
兩祖共成之書兩家子孫相議共成事理當然而兄之
持冊上去之時過此而不得與聞者為可慨既知如此
曲折則兄當悔前善後而乃起於不當起之事誨弟責
弟若是之嚴者實非平日所望於兄者也書中立綱分
目筆蹟多少等語是何言耶兄欲以此為分別彼此之
資耶在弟等實無一毫如此意思矣若弟所慮則不在
於此弟家之為世所的兄或不至全昧亦可以想得入
言之不好而唯以 上達為重不顧此中之受疵者其
亦未之思者耶備要云云只言先後刊之有前例而已

有何別樣意思而兄欲持此為相疵之柄耶幸望平心徐究無復遽加起怒如何紙面紙末卒去兄弟舊稱可以仰知兄意也不佞之見斥於高明只當愧訟而已更有何言而在兄之道恐不當如是也兄雖如此弟則不敢自外復依前稱竊恐重得罪於兄也兄我俱望七望六而作此小兒戲好笑好笑餘惧煩不備伏希兄下察

拜謝狀上 閏五月十二日 服弟行教拜

上尹相書

伏惟近炎台體起居若何伏溯區區頃荅長文令監書並乞下覽賜教而終不得想未之登徹也不得不更申前說

冀蒙一言之教惶悚萬萬前示答台位書謹奉悉矣果如
是則自京過稟之日何以許刊也我祖臨絕之語門下或
聞或不聞而門下每見相基必曰先生記源流卒功而尚
未果云者固非一二數也數十年来更未聞此教而常以
戊戌書終之有以知門下每每見教之意不偶然也長令
前書有上京時不得與聞之責知罪知罪蓋相基稟此書
可刊者非今斯今而門下一切以為不可曰既有輯覽無
事於源流云矣然而愚意竊自以為門下之見雖如此若
必刊之似不必固持之且以刊事難必故所以不復敢煩
稟者也且既以人言罔極為言復以悔前善後見諭人皆

危之然亦奈何卒歸之兒戲者吁亦甚矣又以其所上台
位書謄示有曰世傳爲吾家書且曰挽誄行狀皆及此書
云是皆大人君子之筆也其爲徵信於今與後無疑而我
祖行狀獨不足取信於老先生之孫者何也且門下祭吾
祖之文曰相視猶子亦父以事云噫孰謂之世無師生也
以門下盛德高義其視今日不肖輩零丁殘弱宜有所惻
然於心者況幽明之間寧或相負哉設使門下縱不必自
門刊事宜若有喜於斯後者序其前後曲折兩存實狀俾
之入刊豈不有足於聽聞乎至於輯覽尤不必爲拘而門
下始而止之中而許之末乃拒之實千萬夢寐之所未料

也大抵是書補遺孰不曰成於門下而終不許刊果不患不專矣痛迫飲泣言不知裁餘俟回教姑不備伏惟下鑑

閏月二十二日

俞相基再拜

即承惠札得審酷炎政履清勝無任披慰眎者所答行教書固已奉悉矣似未諒行教之意遽致別起而被起與起人俱不可使聞於他人故往復似煩只言行敎之無他意而已玆又縷縷如此莫非情義相阻之致可勝愧歎盖行教之言實無他意只以此中本送刊恐有意外詆訾之患故欲左相之更思善處之道而指教之云耳所謂世傳為吾家書云者只言一書之屬於兩家而

世人之所傳如此以明此中本之送刋難便云爾初非有爭較之意也君之疑之也實過矣今來書所謂序其前後曲折兩存實狀俾之入刋云者正是此中之心也所望於左相者只在此耳玆盖初出於行教處患之意而世道如許故吾亦不能無過慮有所次且而已向者自林歸路若得更枉則庶可面與商量而不果却以書辭問說話有此事端良可咄咄眭抵行教書中所謂先生下託之語及君請刋云云之語鄙人精神昏忘全未記憶而早晚當有面論之時故不為奉復矣今書又及此不得不畧陳其時非有先生下託之教也只以先人

就本冊多有添補而不肖任書寫之役故仰禀修正之
意於先生而先生勗以卒業者也此事則恐君之誤認
也至於刋事則未知君之有言在於何時而朋友中或
以刋行為言者則多矣鄙人常答謂已有輯覽之書且
世人雖一卷家禮未能熟着此書儘太多雖刋此書誰
肯看之此則出於歎慨之私非真以為不可刋也且尚
多有未修正處故不以為汲汲矣與君言輯覽云云則
昨者君之自洛還過時始聞有刋事而言及前此持難
之意矣第此兩款語雖甚昏不應全忘而君之質言如
此君書中以為數十年來更未聞此語云則無乃皆數

十年前之事耶數十年前之事則實皆茫然不能省記
誠可愧悚所謂答台位書果如是則何以許刋云云者
君意以吾言為不實耶其書只言前後曲折亦及依敎
行之之意則未知以何語為疑耶所謂始止末拒兩句
亦不然矣初非有止之之別意也後非欲拒之也只如
右所陳而已何其事事辭意之不平如此耶紙末所云
幽明相負痛迫飲泣等語又何為而至於此極耶悵歎
之餘還為之慽慽於心也姑不欲索言而只恨吾誠意
之不能相孚而已不惠不専之云則言至於此直可付
之一笑耳千萬不能盡意何時可得一奉吐此多少耶

伏熱方熾惟希以時加愛謹謝狀
先生易簀時所敎之話言無記錄之處幸君一一詳記
以示之如何 閏月廿五日拯拜
卽於便中憑審酷炎政候萬珍仰慰區區抵家親書縷
縷不勝驚駭痛歎之至弟之與左相書有何可怒而兄
之遽致疑嗔實是意外之意外今乃怒於弟而復移上
於家親辭氣至此不料兄之至此之甚也兄之前書多
有可復者而一往一來徒取傍觀之嗤笑故只擧事曰
而不及其他以俟後日之面詳矣今則不惟不爲悔悟
反復層激更無可望奈何奈何竊觀兄前後書意以此

書謂成於先先生託於家親而先祖則初不相與者然
此實兄偏私根株而多少病敗皆從這中出爲兄慨然
兩祖之連床豆筍以成有同寒泉之共編實爲有光於
兩祖兄乃何惡而必欲諱之耶兄以先生行狀爲操切
弟之欛柄而謂弟不知先祖之意其所爲言至切至深
兄果以此爲可以塞弟之口耶弟亦有言而閑爭競爲
可羞故今姑不欲言亦當俟後兄又以弟爲若於此事
有爭較之意實非弟之萠於中者無乃兄之反隅於他
心而然耶兄書中危之一字尤可怪也弟所謂悔前而
善後云者何危之有而乃爲言若此耶弟書中見戱云

著乃笑兄之出於一時忿懥猝去平生舊稱爲近兒戲
耳謂當爲之一笑而反責之以辭氣則非所料也盖心
既有偏事事見怒亦復奈何兄之作此紛紜實出意外
而其爲彼此之不幸亦大矣兄則謂可以歸曲於此中
而在兄亦恐非好事大抵凡事公心正理從實順應則
有成於事而無愧於心矣不然而容些私意則事或有
成有否而其心先已不好了也微事尚然况書冊文字
之重乎自己事尚然况祖先師生之間乎此分之素所
自期而亦欲與兄共勉者也每誦先先生和先祖賓筵
之詩未嘗不感舊潸流兄如興思亦必戚戚於心矣使

来示有問書可知兄意之有在而與家親書又如是全
然不顧則似不宜更有往復而顧念兩家情誼不容若
是恝不敢相猶畧申鄙意如右而語多煩猥不知復得
兄恕責將幾許耶悚仄悚仄自餘非書可盡不備伏希
兄下照謹候上狀

兄之達於左相者雖與實蹟相左初不知共編曲折及
亙憑手草之尚存則亦非故為元不害義及其弟書與
兄言異自惧兄言之歸於爽實而往此舉則其亦不思
之甚矣初則不知古事而既知曲折既見手草之後則
以為事實如此更合如此云者有何一毫不好害義之

端耶或慮兄之蔽於此段第此奉告未知以為如何當
初兄之歸過也不及　追說故未知措語之如何相對
時不及消詳既而思之若全沒共編實蹟而私取此中
本入刊則世人於吾家事雖微細必訾摘之故不能不
過慮欲稟左相以為善處之道而畧陳實蹟此何可驚
之話而不意兄之惡共編之實蹟至於此極寧有如許
意外之事耶前書所敎公則一私則萬殊七字幸更入
思量平心舒究如何　閏五月二十五日　服弟行教狀上

日者意外伏承令惠札感慰倍品即惟酷炎令侍履萬安
仰溯區區全然不顧之示是何言是何言未知指何語句

也遺辭之際或欠委曲而以此為案耶惶悚之極置身無
地幸摘示之如何紙末所示令人戚戚於心令所知者止
此耶至今吾家婦孺尚多舊事之傳說者矣兩家情義實
今世所無而今日事端亦今世所無也令所謂不幸猶歇
後也初請補遺只是仰體相託之公心不暇顧彼此外言
之如何耳令所為言若曰非便而已則豈不至善而不此
之為乃曰世傳為吾家書又曰挽誄行狀皆及此書云未
知爭較之不蔚於中者果其言之若是乎至切至深之云
又何言也又何言也令徒知挽誄諸文字為重而獨不數
吾家行狀之有無者何也前後語脉更加究尋則自可安

心耶於此一款宜若以一言賜答而但曰果以此爲可以塞弟之口耶弟亦有言云云尨不勝驚惑之至所謂言者何言也幸詳說而痛辨之俾得釋然如何令旣以強弱之勢脅持之又以尊卑之分勒驅之此果可以服人之心乎噫從今以往自分爲棄人尚何說哉一往一復漸生層節更勿提說如何不宣伏惟令察

本以一書之故所以有請而其上台位書勤定主客辞氣嚴重所以有一番往復也言出口外便成罪案從今以後不但不上於口亦將忘之於心矣 六月二日 相基頓

頃日奉書盖所以畧效區區之懷者而語多煩縷謂必

重得罪於兄方深耿耿悚尺矣即又便至伏承俯賜答書不果棄斥感幸不可言仍審靈炎政候平安尤爲慰仰書中縷縷謹奉悉矣辭意比前兩書頗減分數蓋兄前日之疑怒寀是意外細察弟書平心反思則豈至於終不悟耶弟今書猶有未釋然者更畧陳之兄之所執以爲言者弟與左相書而其書只陳當初共編之實且言一書兩屬之由以明不能無過處之意而已兄若以山泉互寫之本謂非兩祖手澤而以後來修改謂非出於祖考之手則弟言爲妄若以爲初本眞是兩祖之手筆而修改在於祖考之手則弟書實無不誠可怒之端

而兄乃指此而謂弟有爭較之心則萬萬非弟心之所萌也兄於此一段明言虛實則弟當引伏矣主客云云者尤非弟情兄之前書立綱分目云云真是分主客之意也兄其反省如何然弟言太煩致兄過疑追以為愧蓋觀兄意以共編為諱此實兄私意根株故前書畧陳之矣兄既以共編為惡又以修正為諱必以為老先生之獨編而屬補遺於家親夫共編已有寒泉故事此美事也有何可惡耶兩家一書無有彼此以為朋友之修正則有歉而以為門人之補遺則為勝耶況共編與修正者實事也謂獨編與屬託者非實事也兄之意思自

初如此豈非意外事耶反復思之未曉兄意及見 遂
說乃引懷川爲張本無乃兄意以懷川爲重而謂與先
祖共事則爲老先生之累故欲諱共編之實耶此則係
兄之心之如何人各有見不可强同兄若有一毫此意
則都無可言者此事往復亦可以止矣兄每以先生行
狀爲言此則兄實不思矣蓋行狀乃先祖所撰而此書
是共編之書故不欲自居而歸之於先生此乃先祖不
私之意也設使先祖先沒而老先生爲先祖行狀則亦
必如先祖之爲矣兄則以爲不然耶强弱尊卑脅持勒
驅自分棄人云者是何言耶此則似專出於忿懥只可

付之一笑耳弟之前書所謂全不顧云者兄若就兄書而觀之則自當知得何以更問於弟耶不擇至此而但以欠委曲自恕使弟輩安於心耶然家親不以此等介懷則弟輩不須更言也此中本送呈之計家親見左相榻前說話之後已不免停寢矣然左相若有善處之道則豈非幸也左相前家親方欲申謝而作書矣使之先報於兄而送之故書草謄呈家親之意以兄及左相皆如一家之間不可有懷而相隱故也左相前此中前書姑未得荅或欲待見其荅而送之耳餘懷縷縷萬紙促不能盡伏希兄下照謹謝狀上 六月五日 服弟行啟

源流事昨上復札行教且有所稟擬待回教更校此中
本送于龍潭矣即伏見五月廿日執事 奎達謊話蓋
龍潭之歷過也以為未及見而來云而其後終不出於
朝報故終不得見昨夕始因人得見矣頃於垂問之時
以未及見此之故所以仰答有未盡者茲不得不更暴
焉蓋此書既先人與市翁共編之書則執事之以市翁
書 奎達者固無害也但引懷川以為張本而共編之
先人則全沒而不稱見者皆謂其所左右而取舍者顯
然可見云執事之意雖或未必如此而衆見皆如此則
即無待於他人之詆訾而此已為大不安於私心者此

中本送刊之計便索然矣有此私心而不敢有隱於執
事故敢將不得依教之意再瀆高明竊想有以恕諒之
也仍念昔伯氏完寧爲湖伯時取此書去精謄一件而
送之矣執事或未之知否然此書之成乃在去壬午癸
未年間則執事之未能詳其本末者亦固也先人與市
翁手寫之草本尚在此中其時不肖等侍側得見市翁
與先人對案互寫終日不輟自首張至末張皆手筆相
間而不雜他人之筆矣龍潭亦後生也似不知其共編
之實如此其後先人之添刪修正則有如前書所復矣
昨者執事之教有受託而添補者幾何之問而未詳受

託之語矣及見龍潭之書然後始知出於龍潭而龍潭實誤認之也其時市翁非別有下託之意也先人方有添删草本之事而不肖任書寫之役故以書禀告修正之意於市翁而市翁喜聞而勗之以卒業此書今載於集中龍潭曰此書誤認有託付之事而其實則如此矣龍潭又言市翁臨終時有告訣書於此中及懷川言源流補遺曾已屬㧾云而告訣兩書俱無此語此亦龍潭之誤傳也大抵今番事執事聽龍潭之言而為之而龍潭既未知其編之實且其所誤認有如此者敢此并暴以備執事之照察焉區區私情不敢不暴於座下而亦

頃甚乞勿畀傍眼一覽而去之幸甚 尹相所示上左相書

上尹相書

伏惟酷炎體中若何伏溯區區前日下書曰先生易簀時話言無記錄處韋君一一詳記以示之云云此無文字之記錄者矣設有之自是吾家筆也尤何足取信於世也且託源流卒功云者是門下所未嘗言而禀此書可刊云者亦門下所未嘗聞則是相基誣飾質言之罪是以不容於世矣此兩欵說鄙書尚存則可知其俱非數十年前說話也台位擬書亦奉悉矣姑就一事言之有曰市翁臨終時有告訣書於此中及懷川言補遺曾已屬某云而告訣兩

書中俱無此語此亦龍潭之誤傳云云全是失實也閏月
廿二上門下書曰我祖臨絶之語門下或聞或不聞云而
門下答書亦有此言記示之教據此往復說考之則非謂
兩書中有此語者不言可知矣更詳如何餘不備只祝酷
炎體中康衛伏惟下鑑 六月十四俞相基再拜

此來酷熱政履何似懸仰懸仰頃者便來病未往書只
令兒輩書送再謝左相書草矣盖以君與左相皆同一
家之間不可有懷而相隱故不得不盡情說破而還以
爲未安矣其能諒察否其書未及達而左相月初書又
眭至刋事以初本入刋爲定盖爲再違煩複而 成命

之下不可久稽故也仍書示當初與君問答說話及答
君書辭始知君之本意如許宜乎與此中矛盾如昨者
數度往復也此中初未知君意之如許故頗恠其辭意
之異常矣今始曉然矣然皆出於君之未諳當初共編
之實誤認戊戌下書之意以至於此耳今則庶知前後
實蹟而自覺其誤矣既覺之後則始之不知與誤認又
何足咎也昨者數度往復盡掃而置之兩忘之地可也
左相以兩家乖睽為慮此只如兄弟之閧耳事過之後
則便怡然安有以一時變色而至於乖睽耶吾戒兒輩
勿復留之胸中未知君意如何至於刋事今已定矣初

本首尾完具且已淨寫校正之外更無難事未知始從
在何間耶大役亟濟豈非斯文之幸也此中本尚有刪
正之猶未盡者元不當汲汲倘或追後可得入梓則前
後兩本亦好參看有何妨也昨亦以此意復于左相矣
但刋役最難者校正也君之衰境精力恐難獨辦令從
弟諸賢可以往同否此中亦可以分卷校上矣且曾見
以所謂宋按者疑爲懷川非也乃指龜峯也如復有此
等疑晦處則一一示及如何左相荅君之書辭序文故
昨於復書中請其勿辭而爲之矣前見謄本甚精未知
此本可以付板否或欲更謄付板之本耶若然則寫手

之精者甚難京中寫字官最好云而得之未易未知何以爲計判事已定之後未知消息爲鬱日便附問餘不一一謹狀

前呈謝左相書草還擲如何其引懷川者泛然也不及先人者未詳其共編之實也非有意於取舍之也人之致疑實過矣極可愧悔也行敎之以此轉疑於君可謂誤之誤矣尤用訟悚旣知其誤幸勿介念如何 六月十二日拯

跧上候書忽此意外伏承下惠書伏審酷炎體中康福區區感慰有倍常品事端如許往復紛紜每念先故骨肉之好怛然自傷殆廢寢食者已閱月矣不啻下敎縷縷窮遠

感泣可勝云喩弟戊戌書觧見各異奈何台位擬書前便
已完餘具前書姑未遑縷不備伏惟下鑑
所荅長令書未知意下以為如何 六月十六日 俞相基再拜

此日炎熱政履何如溯仰溯仰昨得左相書錄示當初
與兄酬酢之語始知其曲折若早知此則即知兄之主
意可無中間數次費辭矣然兄既誤認而質言於左相
如此則宜其難於更為辭於左相而亦兄拙滥所致今
則想亦知悔夫何足深咎唯是最後書所疑懷川云云
者此中之疑誤矣兄與左相皆坐不知共編之實而已
非出於他意而不免於誤疑不勝愧訟亦是不知當初

左相與兄酬酢之說故也其書付丙為幸多少具在家親書中不復奉煩而前書所敎不但不上於口亦將忘之於心云者果如此何幸何幸為探校刋等事委送一奴草此不備伏希兄諒察謹候狀上 六月十四日 服弟行敎

意外伏承令札就審酷炎令侍履萬安慰感倍品前書固請更勿提說而来敎縷縷語意愈新方以未復為歉専書遠至多荷多荷此事不上口忘諸心久矣令復云云得不支離乎令之最初上台位書還日世傳為吾家書又曰挽誄行状皆及此書云則可使人安心乎所以一言仰復而每有疑怒之 不可歎我祖碑表皆及此書而最以行状為

重者老先生筆故也今之最後書始及我祖行狀而曰此乃先祖不私之意云今何悟之晩也老先生果有不私之心但自處以參涉之實而已故行狀辭意若是分明矣彼世之徒以自家文字爲證者雖百千萬其說曷若我祖行狀之旣重且信無纖毫可疑者耶每讀至行狀中源流下士友在近招邀講說等語又足以想得當時事矣餘不敢多及伏惟令察 六月十六日相基拜

昨奉一狀矣想已入照否即伻至承惠札得審比來酷熱官况清裕披慰不容喩所示云云旣已說破之事也此後則便可置之彼此兩忘可矣雖是再子校正實難

奉慮奉慮此僅依昨而國村十三日得痢疾今四日症勢極危重憂悶罔涯人參亦絕難而病急末由遠求奈何奈何周敎書呈似可知此病情矣餘在昨書東源適往候病所昏甚草復只此謹狀

易簀時所敎記示云者君以聞不聞相質而不能省識故欲知之矣若只如所謂告訣兩書云云則亦誤矣兩書云云者乃君之與行敎書中語也其忘之耶

誤認誤傳既覺之後則不過歸於一誤字而已不容於人世等語恐又太過也昨書已盡不復一一 六月十六日拯拜

上尹相書

伏惟日間體中平安伏溯區區便還下復令人愕然下教中旣覺云云是誰之說也相基則自初至今本無覺不覺耳門下所留初本刀筆之餘全無眞面目絶可傷也此是我祖屬諸門下者則手蹟所存今雖無多猶有可尋者下還如何長令書每有誤認之語若以行狀爲誤認則終未免誤之誤矣又其最後書始及行狀而曰此是共編之書故不欲自居此乃先祖不私之意云若曰共編而猶不自私云則朱子近思之序獨何以共掇爲辭也且士友在近招邀講說云者即是行狀中源流下句也旣有如許大文字則想必講論於一時士友而在近士友宜其有叅助之

端矣以此推之初本小註有不必論而狀中辭意亦可見
矣絶聞源流序大行於世云未知出自誰家而或是己酉
前文字否耶未得詳知爵爵先集之刊已久云恨無由一
覽也餘不備伏惟下鑑 六月十九日 俞相基再拜
評書又至連審毒熱政况清勝慰感所示本無覺不覺
之語若然則鄙人之意其已覺者錯料也自謂不覺則
他人無如之何更無可言者矣手筆草本乃先生謄出
一本之後還于先人者也何以謂先生屬諸我而責還
耶此亦可恠初本小註云者又何語也家禮祠堂首章
及第七章及末章乃先生之筆而其餘七章則皆先人

之筆也小註之說已見於前書而今又言之此亦可恠
告訣兩書云者乃君之與行敎書中語也何以忘之耶
其書一欵使孫兒書上所謂源流序非序也乃此書添
補時先人自書以書家禮源流草本者也載在先稿而
先稿時未傳出何以大行於世耶此事不欲復有徃復
矣君書又委至不得不畧復此僅倈眊而木川之病日
以危劇方在憂煎中耳餘不能一一謹謝狀

記昔甲辰之春祖考力疾扶坐作告訣書於石魯尤春
諸先生且擧明齋先生姓名而曰源流補遺曽已屬某
云伊時不佞雖未知何書而心竊識之及見家藏四冊

而後始知為祖考所編而屬之門人者也云云
此乃閏五月初十日君之與行教書也其丁寧如此而
何以如是質問耶 癸巳六月廿日拯拜
老炎比酷伏惟此時體履神相萬福伏溯區區六月廿日
下教曰某月某日君之與行教書丁寧如此云則果知門
下指意之所存矣豈門下不有我祖永訣之書反以不肖
書中一二字為證耶鄙書之初與長令也有我祖舉門下
姓名云者當時所聞如此故耳追上門下書曰我祖臨絕
之語門下或聞或不聞云而手字面荅有易簀時所教話
言無記錄處一一記示云則前後鄙書非謂訣書中有舉

名語句者可知矣況賊祖書存焉其可以當日舉名之語
而廢當日稱守之書乎前書有不能省識之教故甲辰書
書上此我祖與老先生書而并及門下故耳戊甲兩書自
是一意而門下一則歸之於前書後一則斷之而無所託
噫原書中所以奉託云者果何事也更詳兩書首尾一一
回示俾得繹然則奚但不肖之幸而已每於尊嚴之下非
惟不敢直說且不欲盡言者只俟開說而終不能得敢此
冒禀耳且愚於後天說不以共編援例者我祖之講說而
已參涉而已者亦猶老先生之於源流故也噫兩書辭意
尚使路人咸涕況以不肖之孱弱遘當今日之事端痛迫

飲泣有何足怪而前書教以痛迫飲泣等語又何為至於
此極耶怪歎云云則直欲籲天而無從也一言脫口輒成
罪案衆論方興大禍迫頭命也奈何姑未遑縷餘俟後日
不備伏惟下鑑 七月十五日 俞相基再拜
六月十九日書後意以為事當止此而鄙意猶有未能
自盡者又欲一暴作書而無便未果送呈矣惠札又至
得審比來旱炎政履珍迪無任慰感第復以先生戊戌
甲辰兩書見質前已奉復而猶不我信則更有何言戊
戌書則其時先人有添補之事而不肖執其役故以此
意禀告於先生而答書奬勸之者也甲辰書則今載在

集中雖不謄示豈不知之耶所謂奉託之語君則質言源流事而鄙人則終不能記得所以請記示者君以聞不聞見質故欲知其語言之旨意如何也君以無所記為答則始知其出於君之誤認如與行教書中之語也盖其時先人實有多少添補之事今其添補手書之草冊具在而前所謂序文云者即其時書於草冊衣張而未脫藁者也其後先人又以所添太多之故命不肖刪削至今有刪削未盡者實非先生之下託以補遺者也君之前後所言皆出於臆度而不信我言今則不答可也而以來書之又復縷縷故不免復此畧復貽者夢與

君遇君又疑迫我如前後書中之意吾答之曰吾雖無似何可向君作發明語耶唯朝暮死歸拜先生必不以我為背負矣君則默不復言矣夢成於思此亦未必為正夢而區區誠意無以見孚於人往復至此有愧神明君若猶以為疑則此後恐無開懷之日故不得不有此索言大禍將迫之語又何語也驚愕之極不知所以奉答也前書之未呈者并呈刋後始於何間耶餘萬只此謹

奉謝狀

六月廿九日擬追復而無便未送者也今始并呈夫共編實事也雖謂之共編有何害於先生之書而君之必

欲諱之者其意思所存實不可曉
夫家禮大文為綱者總三百六十三節而今以手筆考
之數節見缺之外一百九節則先生手筆也二百五十節
則先人筆也居家雜儀居喪雜儀總十二張而五張許
則先生筆也七張則先人筆也如此而尚可謂至小註
始有互筆耶如此而尚可謂畧有參涉之端而已耶不
見手筆之原本者猶可諉也手筆之原本其可終掩耶
實蹟如此而君之必欲遂非者豈非惑之甚耶
聯書中有曰刀筆之餘全無真面目又曰手蹟所存今
雖無多云云原本割移之由前已言之此亦悔之無及

矣但冊則雖無眞面目筆則自有眞手蹟豈以割移之
故而有所加減耶所謂手蹟無多云者又疑有所刪削
耶雖欲刪削家禮大文其可刪削耶
行狀中所謂士友之在近者招邀講說云者其時懷川
在沃川草廬在錦山西村有時來會或留三四日或留
七八日而去所謂士友即指懷川及草廬也若先人則
與先生同爲山泉齋主人日夜同處有何招邀之事耶
此亦誤認也
君於先人直以畧有參涉之端六字肆筆勾斷少無顧
忌至此則在此之義只當不荅而更不酬酢而猶以君

識見之不到為可惜惑志之難開為可悶復提實蹟之曉然易見者以相告曉自以為盡吾之心若於此而終以為不覺則我亦於君何哉便可置之相忘之地矣刊事歸於初本此亦以為幸矣初本所同也後本所獨也後本之所添太多儘有欲更刪定而未盡者追後入刊猶未晚也初以刊事未定之故未免一二往復刊事既定之後則不須更有云云而所謂誤認者非行敎之言乃吾之言也君乃詰之於行敎故略復如此非君之誤認則以君為誤認者乃我之誤料也君之自初所為果皆不出於誤認則我之歸之於誤認者可謂誤矣可

謂誤矣七月十六日服人拯拜

上尹相書

伏惟秋炎大監起居如何前日下答中愧神明不背負等語令人動魄愚於此事更不欲提說而前書又有不得不索言之敎故畧復之噫彼然親舊臨死有託而尙不忍忘者人情也況亦父以事之間訣書相託之說不知爲何事則烏在其爲不背負也戊書未死之死字甲書死後之死字一串意也愚以戊書及臨終之語參之甲書相託斷非他事而下答曰所謂奉託之語君則質言源流而鄙人終不能記得云云訣書果無源流二字而所以奉託者若非

源流則指何事也豈以鄙書聞不聞之語執以為不計之
證耶鄙書専以甲書仰稟而下復乃以無所記為言其可
以語之無記而廢書之有託乎真所謂問東而荅西也師
生間訣書是何等事而終以為未之省識但曰誤認又曰
臆度者果足以服人之心乎来書又有朝暮死歸拜先生
之語大監将以奉託二字作何說以對也我祖之起廢還
朝在於戊戌故源流之託門人亦在此時矣若如大監
之言則我祖之喜而勗之者何以於同日各書中全舍偕
正之執友獨及執役之少年乎（戊戌至月十二日荅羲翁父子两書俱存）大抵
我祖行狀既非他人之筆則初再手字之多寡私藏自序

之有無非唯大監之所不當論而亦不敢言者也且我祖
初冊之說大監者請見不許强而後始出而一些沮色者
何也然而大監自謂曰悔之無及則蔡氏尚書之序有不
足多者既而追教曰手筆原本其可終掩耶愚亦曰手筆
原本何可掩也我祖於此書實有獨苦之心而後來修潤
大監之功也大監特以老先生若干手筆之故遽擬家庭
傳授之例一以拒從前鋟梓之請一以廣補遺傳布之路
直曰世傳為吾家書卒乃歸之於備要之前後本大監大
監尚忍是耶是書不過類會諸說也屬之彼此何關大體
而全諱實狀一至於此也若曰受師之託而續成之云則

豈以有損於高明而然耶誠以大監之威重宜無一毫之
顧籍而獨我行狀將置於何地也噫疣翁之禍慘矣我祖
碑表中源流二字之外有何干涉於此事而又忽提起也
事已至此儘多說話而不欲一一臨書悼歎無以為懷伏
惟下鑑
參涉而已四字非獨相基之言是大監宅文字也兩翁錦
峽之日隔溪而住焉又有門對東西月一庭之句則固非
杖屨相從之地而行狀中在近招邀真實語也
令監上台位書曰其所添補改定者比初本不啻十之四
五矣以此初本為四卷此中本則為七卷多少之懸殊如

此云云

部四冊正書則九冊也比之貴七卷則所謂多少之懸殊

果如何也以此推之所託以刪添者尤不分明乎

大監上台位書曰先人與市翁手寫之初本尚在此中其

時不肖等侍側得見市翁與先人對案互寫終日不輟自

首張至末張皆手筆相間不雜他人之筆云云

兩翁之筆則勿論多寡而不雜他筆則的然矣

來教曰冊則雖無真面目筆則自有真手蹟豈以割移之

故而有所加減耶云云

果若割移而已則兩筆所存宜無加減而張行無全他筆

過半所謂筆則自有真手蹟者果能成說乎

來敎曰雖欲刪削家禮大文其可刪削耶云云

大文之外果無我祖筆耶然此不是多卞也設使盡是老先生之筆終不得爲共編者以其定立綱領分排條目全由於我祖故也獨不見我祖行狀乎

來敎曰初本所同也後本所獨也

所謂所同者以其兩筆故耶所謂所獨者以其肥瘠故耶倘有他可據則又何以爲解也(別有王制一冊而全是我祖筆也)

書末誤認之誤一行之內至於八字之多可謂勤摯矣長令每以行狀爲誤認故前答旣曰終未免誤之誤矣以此

引伏之外更無他言而来教又曰所謂誤認非行教之言
乃吾之言也大監豈以誤之一字歸之行狀而後方可以
成案也耶見識之到惑志之開自恐無其日矣奈何八月六日
俞相基再拜

癸巳往復書終

答李參判廷燮書 乙未十月得見

獲奉

玉牘仍繹

寵翰寔如月趁 夙不翅括悵之情

細審侍養 外

頤履靜對時和吉 區區若不任慶幸之

至孝尚書之喪公私之不幸予切朕之
抱衔衡走亦見朋友之列無忘者也
今既為之寬暦傳護不至於憂須將〻
前問憂悉經筆未語加以仁外
恩數之源除因初到以自指一味推揚而
已宗禮為後滲之于先其未者易故萬

李之在於石者僅參以見恨
望高上而勿掛他所事甚是好修亦佳
然它亦則難正於　座下則可正於精
意於人則然命正意意也修得後悔
至亂之誰適則嫁則今我終後然一念之任
見於而已快然也作
全鑒再休兩快也　丙午十二月六日　尹宣舉　頓首

與李參判書 乙未十月 得見

餞梧陰之弟東武次韻

別河爭錢
客程多過洗雲

令弟南樓詞伯
尹宮翠拝草

大丈夫挾高志千年基業為子属
不得忘懷學

丙午陽月初六日

視言後秋冬缺之意別清家
是非之辟故家謹裁言予觀揚
順復其志也矣

付下禰役ヲ任少々受之並右之
事件　当山條々奥之宮方迄
之書有之者年鈴條之處之
右之以書居成遠処見候処
之事候者行嗚遣江
條候辞給ヲ申候取出此清
禰宜候事付之旁辺事守
請候候之外相以可記之

西山雅　去歳与予同遊於寺観在金沢
雅於予　情事何厭能見惆悵探錦嚢
花翁比花　獄知予痴也
是意弟兄乃猶[illegible]為主予　今字為子
已乙[illegible]和時[illegible]之[illegible]得居[illegible]
[illegible]雲之[illegible]見山　大雨[illegible]御[illegible]之
[illegible]好[illegible]猶[illegible]　今[illegible]夜以正
[illegible]

答俞几安書 甲午得見 見上

久阻音信正切雲樹之思忽承

惠札如獲一晤仍審畢矣

閣履清豫尤以為慰公信西行後未

缺一字 消息未方耗〻念承切有見示聽

缺二字 善述步進甚慕晉〻漸成肩聲

缺二字 承聞畢夏儀定去于道君

缺二字 求望無由源〻悵如之何餘萬措

缺字 字不能了了所帝區也

缺二字加愛保重

辛巳五月十日　　拯 拜

家禮源流在此中者是後來添刪修改

者也其為初本者所謂或問思菴云云

而數卷則在何卷何處耶源流所載皆引

先儒所述或是輯說之中間卷耶幸

於公佐了了詳示如何所謂字樣者乃是岦幸

說如此中有別皆改作名字幸矣

答俞正郎命胤書 乙未十月得見

家禮源流四冊曾蒙先令監不鄙特使修潤旋自僉尊俯索未及卒業而還丁寧之托雖愧不敢當而未盡寓目尚有餘恨此書一秩自尼山尹執義所亦方来此而頗有與其書不同處竊欲更玩前本以寓敬慕之誠倘蒙回便復賜寄示何幸何幸校玩若畢則當即奉還耳 丙午靜觀齋李公端相全書見本集

家禮源流是我祖文忠公市南先生所編也書既成屬門人爬櫛而未免爲慢藏之歸矣今我
主上殿下命全羅監司柳鳳輝准備物力令龍潭縣令俞相基校正開刊而營門未之遑焉相基私自聚板屬當始役而下考罷歸矣然不可以虛辱 崇寵又不忍廢墜先志玆敢竭力營辦乃以家藏本鋟梓而是書所引諸說之間涉繁複者悉從其舊以存當初屬托之遺蹟至於續錄之若干補缺者刊時所添也噫麗史提綱

己自

朝家刋行又於源流特有

成命則我

聖上所以爲治道之鑑戒人心之防範者猗歟盛

哉豈亦先祖致澤之悱蘊結未泯自有所契於

天心否後旣畢略具顛末附諸卷尾云

歲舍乙未十月上浣不肖孫相基泣書

己上數書晚始得見未及相質於往復之時故

玆以追刋以備證信之一端云

已上追刋四書其二美村答李叅判廷夔書也
其一尹相答彦宗生祖庇安公書也其一靜觀
齋李公端相答彦宗祖考正郎公書也尹家三
書皆其手筆也惟我先君子旣刋源流書後始
得見此四書欲刋付於源流往復書去歲冬命
不肖及李友涉上山煮板親撰小序以爲入梓
計工未訖遽爾棄世嗚呼痛哉卽宜鋟梓以承
遺志而喪禍之餘有所未遑至今闕焉墜忝之
罪曷有其極玆當剞劂畧各具顚末仍竊念美村

書中曰非俞正言之意也又曰自此大乖俞胤
甫之意尹相書中無當初草本云者於此益可
見此書之為吾家書然美村所撰先曾祖行狀
不啻明白而彼猶還就為言則固無奈何矣世
之公眼自當得之不敢贅論焉
歲戊戌至月下浣不肖孫彥宗泣血書

源流往復書

十